



——我的哥哥孔令华

◎ 孔淑静 / 著

唯实

孔淑静
书

本书通过孔令华与李敏的家庭生活，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展示了领袖毛泽东的生活与思想，他所特有的夫妻之情、父子之爱、家庭中的悲欢离合。

——孔令华好友柳树庭教授

孔令华这个名字还是在孩提时代从父辈那里知道有关毛主席家庭生活时开始熟悉的。他是将军之子，领袖之嫡，那个火红年代青年人的楷模……一个令人信赖的老实人。

——辛旗

哥哥总为别人着想，讲究感情，总是以好心度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气馁。

——本书作者 孔淑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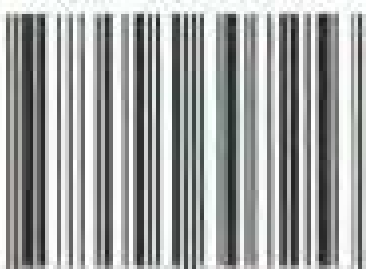
我和魔鬼打交道，但我绝不会变成魔鬼。

——孔令华

外人不了解实情，凭他看，凭他说，都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只要自己胸怀开阔，心底无私天地宽嘛！

——孔令华

ISBN 7-5443-0725-5



9 787544 307253 >

ISBN 7-5443-0725-5/16.67

定价：18.00元

孔淑静 / 著

唯 实

我的哥哥孔令华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 / 孔淑静 著. —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2

ISBN 7-5443-0725-5

I. 唯... II. 孔... III. 孔令华—生平事迹

IV. K826.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2694 号

唯实——我的哥哥孔令华

作 者：孔淑静

责任编辑：汤万星

装帧设计：第三工作室

责任校对：李 鹏

责任印制：李 兵

印刷装订：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读者服务：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03年3月第1版 2003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8.5

字数：150千字

印数：1-5000册

书号：ISBN 7-5443-0725-5/K·67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汇款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杨秀美女士 收 / 邮编：570216

序一

令华过早地远去了，带着他曾执著地追求但却未能实现的远大理想永远离开了我们，使我感到深深的悲痛！

我和令华是在1953年9月认识的。那时我从北京市101中学初中升入高中，他从八一学校转入101中高一，正好我们两人同时被分到一个班。我任班长，他被选为校学生会学习部长。那时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火红的年代。我们都怀着为建设祖国而发奋学习的强烈愿望，学习功课、锻炼身体和担任社会工作都非常积极，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关系很融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蔚然成风。求知的渴望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课余，我们在一起常有说不完的话。在落日黄昏之际，在饭后闲暇之时，我们总爱沿着圆明园操场那长长的跑道，不着边际地边走边谈，走了一圈又一圈。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学习、生活、社会中的种种趣事，探讨着宇宙、人生、未来的种种奥秘。直到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才匆匆地奔向课室，重新埋头于学习。有时，在假日里，我们会从暮色朦胧一直谈到繁星密布。记得有一次他在周末到我家来，我们两人不知不觉谈到凌晨两点，他已不便回家去了，就索性再聊下去，直到天亮，吃过早饭后他才离去。四十余年过去了，当时谈话的细节早已从记忆中消失，但那种执著、那种热情、那种会意的微笑和溢于言表的喜悦，至今仍然历历在



序 言

日。

那时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自然是学习，为保卫祖国而学习，为建设祖国而学习。要学习对祖国最有用的东西，祖国建设最需要的东西。要刻苦地学习，用最有效的方法学习。令华对航空和飞机制造最感兴趣，我也爱航空，但更加迷恋物理。上高一时，我们对空气动力学一无所知，为了搞清楚飞机的飞行原理，我们就去请教正在读高三的李志远同学，并设法借来了一本通俗的空气动力学小册子。还用乒乓球和纸做实验，了解飞行的原理。我们还参加学校组织的航空模型小组，制作飞机模型。此外，我们以极大的兴趣贪读了许多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英雄的战斗故事，苏联空军英雄阔日杜布的故事和“无脚飞将军”的故事，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雅可夫列夫的故事等。这些活动激起了令华对航空事业的极大兴趣，记得令华在同李敏谈恋爱时，带给李敏的书主要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普及读物，如苏联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最新的科普小册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电眼》、《趣味物理学》之类。现在许多书名记不得了，但

他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却是我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对理工科知识由来已久的兴趣对他的一生都有深远的影响。记得在1972年前后，对文革感到厌倦的令华很兴奋地对我说，主席最近在谈到科学发展的辩证历程时说，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就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当陈伯达知道主席这次谈话后，曾以此作为在科技领域中开展“革命大批判”的理由，并且把爱因斯坦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而令华则坚持从相对与绝对关系的辩证法这个角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他在北航组织了几位教师，一方面大量翻译有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历史资料，进行文献研究；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设计实验，试图在承认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他为此事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两三年的时间，也许这是他下意识地企图逃避那时盛行的荒唐政治吧。自然，我也乐得参与其间。不同的是，从一开始就对能否干成这件事抱着怀疑的态度，故不像他那样执著。

不过，我和他参与的另一件事却有着另外一重意义。记得1963年，由于三年经济困难被迫停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复刊了，我把复刊后的样书送给令华和李敏。大约是1964年秋后的某一天，令华约我到中南海附近他的家中，对我说，主席看到了这本复刊号，对其中一篇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日本著名物理

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极感兴趣，并派秘书把这期杂志送还给李敏和令华看。我立即把杂志拿过来，急切地翻到那篇经过主席亲笔批划的重要文章。只见文章的行间和空白处，主席用粗粗的铅笔划满了圈圈、道道、曲线、直线，可见主席对这篇文章关注之重！1965年，《红旗》杂志组织一批专家将此文重新从日文翻译过来，加上注释和编者按，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发表时把题目改为《新基本粒子观对话》。随后在科技界和哲学界展开了有关物理学方法论的热烈讨论。我当时正在于光远和龚育之导师的指导下读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在导师的安排下，有幸参加了该文的—小部分注释工作，起了一点跑龙套的作用。在此过程中及文革开始后，我和令华多次就这件事交换看法。主席日理万机，为什么对这篇专业性极强的文章产生那么大的兴趣呢？我们共同的想法是：主席是最善于从大处着眼看问题的，应当从世界观的高度和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

这篇文章讲的是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坂田引用物理学特别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最新成

就，对物质无限可分的唯物辩证法观点作了权威的论证，这无疑会引起主席的极大兴趣。不仅如此，主席当时正在准备进行他一生中最大的社会改造工程——文化大革命。他要从一切可能的方面来论证文革的合理性，论证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铁板一块，都要不断地“一分为二”。论证他同所谓“苏联叛徒集团”和所谓“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决裂都是符合宇宙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的。既然坂田以物理学权威的身份，从物质构造的最基本层次上论证了这一点，自然会引起主席的格外重视。现在看来，主席从哲学的高度关注“物质无限可分性”的问题，自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自然界中的“分”同社会领域中的“分”毕竟存在着巨大的不同，至于“分”的无限性，更是一个极为复杂和争议的问题。简单地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无限可分性”的概念应用到社会领域中，难免产生可悲的后果。

我们在本书中看到，令华在人生事业和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还经历过种种其他的曲折，但他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下，都始终怀抱着振兴中华和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一如既往地追随毛泽东主席，维护主席开创的事业。文革前和文革当中，他与李敏一起，冒着巨大风险，同江青进行过长期的斗争；文革结束后，他积极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和江泽民继往开来的新的决策。为了支持毛泽东研究、支持科技事业和绿色事业，他毅然脱去军装，投身商海，办起了公司，企图自己挣钱来办这些事。可是，他毕竟不是经商

的料，在“与魔鬼打交道”的过程中，屡次受骗上当。即便如此，他也还是积极主持了《毛泽东与科学》丛书的出版，主办了几届全国性的纪念毛泽东的学术活动，支持了中国兴起的“潜科学”事业，并为促进中国绿色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贡献。有一段时期，《潜科学杂志》由于经济困难，面临着停刊的威胁，是他筹集资金，使之支撑了几年。他在百忙中亲自为我撰写的《大自然观——关于绿色道路的哲学思考》写序，并为支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出了不少力。这里体现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即把实现人类解放的“红色目标”同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绿色追求”结合起来。这也正是马克思青年时代提出的共产主义思想。我们深信，人类在经历种种辉煌和灾难之后，最终必然走上人与自然同人与人这双重矛盾协调的道路。令华始终把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同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令人感到十分痛心的是，在他生命最后十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无奈而选择了经商的道路，承受着超过常人数倍的社会压力，却常常得不到人们的理解，许多宝贵的时间

和精力又被无情的商海所吞噬，最后跌倒在辛苦奔波的路途上。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今天，淑静同志写了这本书，以纪念他最亲爱的哥哥。书中谈到的许多感人事例，生动地展示了一位理想追求者的人生足迹，他的人格和风采，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这是对令华最好的安慰。同时，本书通过令华与李敏的家庭生活，从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展示了领袖的生活与思想，他所特有的夫妻之情、父子之爱，家庭中的悲欢离合。这对广大读者也是有益的。趁这本书出版的机会，我写下几个片断的回忆和感想，以寄托对挚友的哀思，更为重要的是，我要以此向九泉之下的令华表明这样一个心愿，我会在今后的岁月中，将我们关于“红色理想”与“绿色追求”的共同信念坚持到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此作不断的探索。

柳树滋

二〇〇二. 11. 21



序二


我几乎是噙着泪水读完《唯实》这部书稿的。孔令华这个名字还是我在孩提时代从父辈那里知道有关毛主席家庭生活时开始熟悉的，他是将军之子、领袖之婿、那个火红年代青年人的楷模。他和我父辈是同一时代的人，对于我来说那么亲切、神秘又那么的令人羡慕，时代赋予了他许多光环，斑驳绚烂。在我印象中他就像是一个堂皇的符号，一个中国数千年历史典籍中经常出现一类英姿倜傥的人物——“駉马”，虚幻而遥不可及。直到我岳父一次讲起，由于他长期在孔从洲将军身边工作的原因，曾经与年龄相仿的孔令华多有接触并成为好友，谈及他们之间交往的趣事，谈及孔令华不仅才华横溢、仪表俊朗，更是一个令人信赖的老实人。此时，孔令华叔叔在我脑海中才有了实实在在的形象。

“他是一个老实人”，孔淑静阿姨在书中为我们充分展示了这个字汇的丰富意涵。从他的家庭，他那西安事变中功勋卓著的父亲孔从洲将军和含辛茹苦的母亲钱俭对他的教诲，从他与李敏

浪漫的爱情婚姻，他几乎所有的履历都证实了这一点，和他交往过的人都有同样的评价，甚至连害怕他的对手也不得不承认他是老实人。老实人，用在这里不意味着他智慧木讷，也不表示他处事“好好了了”，而是说他品行端正善良，待人纯朴厚道，这是他对人生、世态有了深深感悟后展现出的沉稳的人格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学生时代他真诚、热情、富有朝气，领袖的女儿也为这种力量所吸引，愿意将终身托付与他；有了这种力量，在领袖面前他自然地展现出作为劳动人民一员应有的质朴；有了这种力量，他恪守理想并为之奋斗，终身不悔。

孔令华叔叔的老实是生活给予的磨炼，是大时代的缩影。无论是“西安事变”中以及后来孔从洲将军率部回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遭到国民党抄家，他随母亲颠沛流离，奔赴延安；还是文革中身心备受摧残；甚至一段时间面对不公平的对待，他都能豁达开朗，泰然处之。他谦虚谨慎，求真务实，不图虚名。1976年率部参加唐山抗震救灾，救死扶伤，当人民大会堂召开英模大会时他却把荣誉让给别人。他的一生折射出来的是老一辈革命家给予的教诲、共产党员的风范和中华传统文化浸濡的忠恕、仁义和公正。

他从来不用政治关系的背景为自己或亲属谋私利，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有思想有作为的人，他和毛泽东谈哲学、谈自然辩证法、谈相对论和基本粒子问题。由于他向毛泽东推荐日本物理学



家坂田昌一有关基本粒子文章,使一代伟人对物质微观结构的哲学思考达到了新的高峰,提出了基本粒子可以继续分割的哲学论断。这一思想对物理学界冲破“夸克幽闭”(指粒子不可再分割的一种理论构想)至关重要,以致在新基本粒子研究中曾有物理学界权威提议命名某基本粒子为“毛粒子”。他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履及剑及的实践者。世事沧桑或许会给他以挫折和磨难,造化弄人,难免天不遂人愿。他的一生因时代的风云际会而充满了悲剧色彩,但他始终如一地坚定理想和信念,以自己有限但却是全部的力量继续伟人未竟的事业,尽管这条路是那么的艰难,但是他还是九死而无一悔。

如果说孔令华叔叔是建国后经过高等教育的第一代知识人的话,经过“文革”前、“文革”中和改革开放的几代人之后,现在应当是进入到“后物质主义”催生的所谓“城市第五代”。据说,当今20~30岁左右的“新新人类”有些是“边缘化的第五代”。有人称他们不太愿意进入社会的主流,不喜欢忧国忧民,愿做“工具型的人才”。有些人还将这些不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利益的

“新种群”自我欣赏式地定义为“多元态势价值取向的外在标志”。难道这种甘愿被西方价值统领，随着其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媒体话语、国际评判、道德标准、审美趣味而起舞的“工具们”，算是“时代进步的象征”吗？若从这些抛弃传统、重新导致一盘散沙的价值取向的社会效能来评判，这不是新的奴化观念还能是什么。难道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和先烈先贤唤醒民众的努力，艰难建成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意识，要在物质享乐主义大潮中付之东流吗？！从此意义上讲，《唯实》这本书可以在心灵的对话中给处于不同世代，有着“代沟”的人们提供一个传承历史的参照和启发。黏合几代人的历史需要唯实，唯实要唯中国人的精神、唯历代先贤的传统和理想。

我本来是没有资格为这本书写序的，孔淑静阿姨几次提出让我从下一代的感悟中去谈谈自己的理解，我斗胆写下这些文字，应当是我对孔令华叔叔的最好怀念和祭奠。我的祖父、外祖父都是30年代初的革命者，父辈也在40年代参加革命队伍，我生在60年代第一年，作为后来者在70年代也追随前辈的脚步和他们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读着《唯实》，再次深深地体会老一代人的理想，事业，他们的悲欢、心境，我没有理由不敬佩他们的功勋，没有理由不景仰他们的品德，没有理由不怀念他们的过去，这也算是后来人对先辈尽些孝道，知道自己这一代由何而来，向何处去。



序言

中国的历史很长，拥有着那么多富有意义的时间尺度，5000年、160年、80年或53年，纷纭复杂，波澜壮阔，人世代代，白驹过隙，但总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总有中华民族永恒不灭的精神。南宋大儒朱熹讲“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说的是在历史进程中，人的“道德向善性”(道心)需要磨砺方能彰显，而人的“自然趋利性”(人心)需要警惕方能端正，唯有将这两种修养合而为一才能达到大中至正的境界。孔令华叔叔的一生达到了这种境界，用“唯精唯一，唯中唯实”来形容他至为贴切。

这就是我作为一个晚辈的感想，权且视为序言吧。

辛旗

2002年9月9日于北京彝堂



目 录